

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

高老头 欧叶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著

Le Père Goriot

中学生
课外文学名著
必读

□ 中国和平出版社 □ 知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头/欧叶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周宗武译. -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9. 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7-80154-172-3

I. 高… II. ①巴… ②周…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 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731 号

高老头/欧叶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周宗武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10.75 印张 312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54-172-3/G·165

定价:12.80 元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

出版前言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中学生综合素质的调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学生阅读量不够,知识面较窄。教育部对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全面修订,是我们在新世纪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深化教育改革的良好契机。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语文整体水平,加大阅读量,拓宽知识面,修订后的大纲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指定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要求广大中学生阅读。

为此,我们依据大纲的指定书目,组织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精译、精校,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为了帮助读者高效率地理解作品,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有一篇由专家撰写的“导读”或“前言”;为使中学生真正“用得着,买得起”,我们以最低限度定价。

这些文学名著是最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对读者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知识”的界限,它对一个人的文化教养、人格完善乃至情感世界、深层体验都将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期望本套丛书能成为广大中学生朋友课外阅读之首选,家庭藏书之必备。

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编委会·北京

本书根据法国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83 年版译出。

主要人物关系表

《高老头》

高老头——退休面条商，沃凯公寓的房客。

拉斯蒂涅——法科大学生，沃凯公寓的房客。

沃特兰——对社会充满仇恨的“理论家”，在逃苦役犯，沃凯公寓的房客。

沃凯太太——沃凯公寓的老板娘

德·鲍赛昂子爵夫人——拉斯蒂涅的表祖母

阿娜斯达齐——高老头的大女儿，德·雷斯多伯爵夫人。

德尔菲娜——高老头的二女儿，德·纽沁根男爵夫人。

毕昂训——医科大学生，拉斯蒂涅的好友。

西尔维——沃凯公寓的厨娘。

克利斯朵夫——沃凯公寓的男佣。

《欧叶妮·葛朗台》

葛朗台——索木尔城的大富翁。

欧叶妮——葛朗台的独生女。

查理·葛朗台——老葛朗台的侄子，欧叶妮的堂弟。

克律肖——公证人，神甫，葛朗台家的常客。

德·蓬丰先生——公证人克律肖的侄子，欧叶妮的丈夫。

德·格拉森夫妇——葛朗台家的常客。

阿道夫·德·格拉森——老格拉森之子。

娜依——葛朗台家的女佣。

高 老 头

[法]巴尔扎克 著
周宗武 译

生于贡夫朗家的老妇人沃凯太太，四十年来在位于巴黎拉丁区和圣—马尔索郊区之间的纳沃—圣—热纳维埃夫大街经营着一家经济实惠的膳宿公寓。众所周知，以沃凯命名的这座公寓不分男女一概欢迎，从未发生过其良好习惯遭到恶语中伤的事。但三十年来，这里还从未见过妙龄女郎。为使一个年轻人寄宿这里，他的家庭可为其提供少得可怜的食宿费。然而，在1819年，也就是这幕悲剧开场之时，这里还的确住着一位可怜的姑娘。虽然悲剧一词在这种痛苦文学时代被滥用以致无人相信，但在此还得使用：就词的真正含义而言，这个故事并非具有戏剧效果，但这部著作完成后，或许城里城外有人会硬挤出几滴眼泪。出了巴黎城，是否会有人懂得它呢？这还真要打个问号。对书中充满评论和地方色彩的特点，也只有住在蒙马特高地和蒙鲁日高地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这著名山谷里的石灰墙皮随时有脱落的危险，烂泥潭比比皆是；山谷里充斥着真正的痛苦、虚假的欢乐，它如此动荡不安以致要发生我也说不上异常变故才可使那里产生一阵轰动效应。可是，邪恶与美德的混杂使那里随处可见的痛苦变得伟大与庄严了：一见到它们，崇尚私利者也会止步不前，产生同情心。但他们对此的印象却犹如一只匆匆吞食的美果。形似印度偶像车的文明之车被一颗不易碾碎的心稍事耽搁，卡住车轮，又随即将其压碎，继续豪迈地前进了。读者诸君也会同样用雪白的手捧着这本书，躺在软软的扶手椅里思忖：“或许它会让我消遣一番。”读完高里奥老头秘而不宣的不幸故事后，你

用晚饭时胃口大开,把你的无动于衷记在作者账上,指责他夸张,太富有诗意。啊!你须知道:这悲剧既非虚构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实的,它是那么真实致使每个人都能在自身或内心深处了解剧中的要点。

公寓的房屋是沃凯太太的产业,坐落在纳沃—圣—热纳维埃夫街的尽头,那儿的街道向弩箭街倾斜,坡很陡,路面崎岖不平,马也很少涉足。这样的环境给被夹在瓦尔—德—格拉斯和先贤祠圆屋顶之间的这些狭窄街道带来了一丝恬静。这两座建筑物的淡黄色调改变了那里的气氛,它们的穹顶阴沉肃穆,使一切变得暗淡无光。街面干燥,两边的阴沟里既没污泥也无流水,杂草沿墙丛生。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会像所有的过路人一样到这里便愁容满面。在这里,马车驶过的噪音竟是一桩大事。房屋显得死气沉沉,加上四周的高墙简直像座监狱。迷路的巴黎人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食宿公寓或私立学校,贫穷或烦恼,垂危的老人和不得已而用功的快乐的年轻人。巴黎的街区没有比它更可怕,更鲜为人知的了。特别是纳沃—圣—热纳维埃夫街,仿佛一个古镜框子,是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的发生地。而为使人们了解它,无须准备过多灰暗的色调和正经八百的构思。正如游客一级级走下台阶进入地下墓穴时,光线逐渐暗淡,向导的声音也变得空空洞洞了。这样的比较再恰当不过了!谁将决定看上去更可怕的东西,是冷酷无情的心灵还是空洞无物的头颅?

公寓的正面朝向一座小花园,使房屋和纳沃—圣—热纳维埃夫街构成直角,从那里,你可以看见街道在纵深处被截断。房屋正面和小花园之间有一条凹陷的石子路,约两米宽,正前方是一条砂石小径,两旁是种在蓝白相间的大陶瓷花盆里的老鹳草、夹竹桃和石榴树。在这条小径旁有一独扇小门,上面的招牌上用粗体字写着:沃凯膳宿公寓,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本公寓经济实惠,欢迎男女宾客光临。临街的木栅栏门上装有刺耳的门铃,大白天从这里望去,可在小石块路尽头,面朝大街的墙上看到一座仿青色大理石的彩色神龛,它出自本区画家之手。神龛里画着一尊爱神像,全身油彩斑斑,那些喜爱象征派的人也许视它为巴黎爱情病的标志,这种病在附近的医院里可以医治。神龛底座上模糊不清的铭文使人想起这座神像的年代——1771年伏尔泰回到巴黎

引起轰动的年代：

无论你是谁，这就是你的师傅，
他现在是，过去是，或将来是。

夜幕降临时，实板门取代了栅栏门。小花园的宽度与房屋正面的长度相等，园子被街道的墙和邻居的界墙夹在中间，浓密的常春藤把界墙盖得严严实实，巴黎城里这幅美妙的景致引得过路人驻足观赏。各处墙上都挂满了果树枝叶和葡萄藤，沾满灰尘的小果实是沃凯太太每年担心的对象，也是她同房客们聊天的话题。沿两边的墙各有一条狭窄小道通向一片楸树成荫的地方。虽说沃凯太太生在贡夫朗，但她把“楸树”一词总念不正确，而房客们从语法角度予以纠正也无济于事。两侧的小道之间，有块地方种着朝鲜蓟，两边是被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四周还种有酸模、蒿苳、香芹。楸树阴下摆着一张绿色圆桌，周围有几把椅子。三伏天，有钱喝咖啡的客人在足以孵化出鸡子的大热天里来这里品尝咖啡的浓郁香味。这幢房屋上下共四层，顶上有一间阁楼，楼房正面用碎石砌成，黄色的粉饰几乎使巴黎所有的房屋显得十分丑陋。每层各有五扇窗户，镶着小块玻璃，撑起的遮光布高低不一，缺乏协调感。房屋纵深处有两扇窗户，底层装有铁栅栏。屋后是一座二十尺宽的院子：猪、鸡、兔子在院内和睦相处，院子尽头有一个堆放柴禾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窗户之间悬挂着一个食品柜，下面滴着洗碗池里油腻的污水。朝纳沃—圣—热纳维埃夫街有一扇门，为避免瘟疫，厨娘用大量的水冲洗这臭不可闻的地方时，便顺势把屋里的垃圾也一起从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显然，底层是为开公寓准备的，里面第一间房子的亮光是从临街的两扇窗户射进的，房客可通过一扇落地窗进出。客厅通向饭厅，饭厅与厨房之间是楼梯道，楼梯的踏板是用木板和彩色方砖拼成的。客厅里摆着几把扶手椅和用条纹马鬃布裹着的椅子，时而暗淡时而发亮，再也没有比这幅景象更凄凉的了。客厅中央放着一张圣—安娜产的大理石桌面的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瓷酒具，上面的金线已掉了一半，这种酒具今天还随处可见。屋内地板铺得很糟，四周的护壁板有齐肘高，剩余部

分糊着上过清漆的墙纸，上面画着《岱雷马克》里的主要场景，其中的经典人物被着了色彩。装有铁栅栏的两扇窗户之间的壁板呈现给房客的是—幅绘有加里普索为于里斯之子举行宴会的壁画。四十年来，这幅画总是为年轻房客提供笑料，他们在嘲笑因贫穷只能吞下这粗茶淡饭的同时，却自认为比自己的处境要高一等。用石头砌成的壁炉里总是一尘不染，这说明除了重要场合难得生火。壁炉上摆着两个被罩起来的花瓶，插在那里的纸花已陈旧不堪，中间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大理石座钟。这间屋子散发着一股不可名状的气味，应把它称作“公寓气味”。这是一种闭塞、霉烂、带哈喇味的气味，这气味教人发冷，吸进鼻孔感觉湿漉漉的，还直往衣服里钻，是刚吃过饭的饭厅气味、酒菜和配膳房的气味、济贫院的气味。倘若能发明一种方法评价老少房客伤风时的独特气味中掺杂的令人作呕的成分，也许这种气味还能被形容一番。不过，尽管这间客厅令人恶心，要是把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会觉得客厅华丽、芳香，仿佛是贵妇人的上房呢。饭厅全部装有护壁板，以前漆过的颜色已模糊难辨，上面是一些油迹斑斑、光怪陆离的画。粘糊糊的餐具橱上摆着暗淡无光、缺口破裂的长颈大肚玻璃瓶，闪闪发光的金属圆形饰物以及杜尔奈产的几叠蓝边厚瓷碟子。屋角有一个编了号的带格小橱柜，是专门存放每位寄宿者沾满污迹或酒痕的餐巾的。这里还有一些毁不了而被到处遗弃的家具，扔在那儿仿佛把文明的残骸扔进了痼疾患者收容所里。你还能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时走出一个修士，还有一些既令人倒胃口又可憎的版画，全装在饰以金边的黑木框里：一口镶铜的珉瑁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满是灰尘和油污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油污之厚足以使爱开玩笑的见习医生以仿古法用手指写上自己的名字；几把断腿的椅子，几块可怜草编小脚垫，草辫总在挪动却从不脱落；还有几只破烂不堪的脚炉，洞眼破裂，铰链散乱，木座呈灰黑色。要想说明这些家具是多么陈旧、破裂、腐烂、摇摇欲坠、虫蛀、残缺不全、老弱无能、气息奄奄，就得来一番描述，可这势必会妨碍读者对故事的兴趣，那些性急的人是不会原谅的。红地砖，因擦洗或上色，上面布满了沟槽。总之，这里笼罩着一种毫无诗意的穷酸气氛，一种斤斤计较、浓缩和苦不堪言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

迹,即使还没有破洞,也没有褴褛,但不久也会变成腐烂之物。

这间屋子最具光彩的时刻是早上七点左右。沃凯太太的宠猫先于女主人露面,跳上碗橱,把盛在盖着碟子的几个小罐里的牛奶嗅个遍,发出每天早晨习惯的呼噜声。须臾,寡妇出现了,头戴一顶绢网小帽,露出一圈乱蓬蓬的假发,脚穿一双皱巴巴的拖鞋,一副懒散的样子。在她衰老的胖脸正中耸起一个鸚鵡嘴般的鼻子,胖乎乎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般肥瘦的身材,硕大丰满、颤颤悠悠的乳房,这一切都同渗透着不幸,藏匿着投机的饭厅极为协调,沃凯太太闻着里面热烘烘的臭味而不觉恶心。她的面容如秋季的初霜般清新,眼睛四周布满皱纹,那表情可以从舞女的满面笑容转为贴现者的横眉冷对。总之,她的外表说明了公寓的内涵,公寓包含着她的外表一样。监狱不能没有狱卒,你不能想像有此无彼。小妇人苍白的肥胖是这种生活的产物,犹如伤寒病是医院里散发出的气味的产物一样。从旧长衫改成的罩裙下露出了毛线编织的衬裙,棉絮从开裂的缝隙中钻了出来,这衣衫是客厅、饭厅、小花园的缩影,道出了厨房的内幕和房客们的为人。她一出场,这出戏就完整了。呆滞的双眼,天真的样子活像一个敲诈不到更多的钱财立马要大发雷霆的拉皮条者,而且为得到好运干什么都行,甚至会出卖乔治或毕士戈律^①,如果他们俩人还可出卖的话。然而,相信她一贫如洗并听见她同他们一样哼哼,一样咳嗽的房客们却说她是个“地道的好女人”。沃凯先生过去究竟是个什么人?对这位已故的丈夫她从来守口如瓶。他如何丧失财产的呢?“是遭了厄运。”她回答说。他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哭泣,这座房屋好过活,还留给她对任何不幸不予同情的权利,因为,她说,她已经吃尽了人间的苦头。一听见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厨娘西尔维连忙为房客们伺候午饭。

通常,寄宿房客只包一顿晚饭,每月交三十法郎的饭费。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年代,只有七位寄宿房客。二层楼上有两间全公寓最好的套房。沃凯太太住一间小套房,另一套住着库蒂尔太太,是法兰西共和国一位拨款审核委员的遗孀。和她同住的一个名叫维克托里娜·塔伊非

① 乔治和毕士戈律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物,因阴谋推翻拿破仑被判死刑。

尔的年轻女子,后者视前者如母亲一般。这两位女房客的膳宿费达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套住房分别住着名叫普瓦莱的老人和一个年约四十、头戴黑色假发、染了鬓角的男子,自称过去是个商人,名叫沃特兰。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其中两间分别住着老姑娘米肖诺小姐和一个叫高里奥的老头,他曾是做意大利面条和淀粉生意的商人。另外两间是留给“候鸟”的,比如像高老头和米肖诺小姐一样每月仅能付四十五法郎食宿费的穷学生。沃凯太太不大情愿他们光临,只是在无更好的办法时才接待这类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那时,其中的一间住着一个从昂古莱姆郊区来巴黎学法律的年轻人,人口众多的家庭节衣缩食才能给他省出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生活费。他名叫顾仁·德·拉斯蒂涅,是那种因不幸而不得不刻苦攻读的青年,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憧憬自己美好的前程,考虑学业的影响,并提前使之适应社会未来的发展,以便尽早榨取社会财富。要是没有他好奇的观察,没有他在巴黎社交界表现出的机智灵活,那么这个故事就会失去真实的色彩,而这大概要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和他那刺探恐怖处境秘密的欲望,而这种处境同时被它的制造者和承受者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起来。

四楼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和两间小屋,分别住着干粗活的男佣克利斯托夫和胖厨娘西尔维。除了寄宿的七个房客,沃凯太太无论在旺季或淡季总有八个学法律或学医学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本区的常客,他们都只包一顿晚饭。可容纳二十来人的饭厅吃晚饭时有十八个人,但每天吃午饭时仅有七个人,大家围坐成一圈用餐,颇具家庭情趣。每位房客都趿着拖鞋下楼,对其他人的衣着和神态,对隔夜发生的事情都要神秘地品头论足一番以表示彼此间的亲密。这七位房客是沃凯太太的宠儿,她按照各人所交食宿费的多寡,以天文学家的精细确定对他们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同样的看法也影响着这些萍水相逢的人。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法郎。如此便宜的价钱(库蒂尔太太例外),也只能在圣—马尔赛城郊、产科医院和养老院之间的地段找到。这说明这些房客或明或暗地受到贫困的重压。因此这座房屋内部的悲惨景象在常住户槛楼的衣着上暴露无遗。男人们人穿着说不出颜色的旧礼服,像被扔在豪华住宅区犄角旮旯的靴子,磨破的衬衣,有名无实

的外套。女人们穿着染过又褪了色的旧衣裙，饰以补过的旧花边，戴着磨得发亮的手套，总是暗红色的颈圈和磨得有些透明了的围巾。衣着虽如此，但他们几乎个个体魄健壮，经受过人生风风雨雨的考验，冰冷严峻的脸庞犹如已停止流通的金币般难以辨认。干瘪的嘴巴里长着贪食的伶牙俐齿。这些房客使人预感到已经结束或正在上演的戏剧，但并非是在成排的脚步灯照耀下，在彩色布景前演出的戏剧，而是栩栩如生、无声无息、冷若冰霜，把人的心搅得热烘烘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姑娘米肖诺疲倦的眼睛上戴着一副油腻的绿色塔夫绸眼罩，周围是一圈黄铜丝，这样子简直会吓跑怜悯之神。她身材瘦削，流苏稀疏似泪珠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骨架上。什么伤心事使这个女人变成这副模样？她过去大概也是一个婷婷玉立的标致姑娘。是堕落？是忧伤？是贪婪？还是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是个兜售服饰的女商贩？或只是个妓女？她年轻时是否以骄奢蛮横为乐而到了老年却受路人侧目？她那毫无表情的目光教人发冷，憔悴的脸庞露出凶相。她尖利的嗓音好似林中冬季将至的蝉鸣。她声称服侍过一位身患膀胱炎的老人，儿女们以为他身无分文将他抛弃。老人给了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老人的继承人常常为这笔钱同她争执不休，还借机诽谤她。虽然纵欲摧残了她的容貌，但肌肤上却还有白皙细腻的痕迹，使人觉得她身上还保留着一些残存之美。

普瓦莱先生简直像台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径上像只灰色的影子，头戴一顶软软的鸭舌帽，勉强握着一根象牙柄头已经发黄的手杖，旧衣服遮不住几乎空荡荡的套裤，褪色的衣摆晃来晃去，套着蓝高腰袜的腿不停地打颤，像个醉汉，上身露出脏兮兮的白背心和粗平纹布做的襟饰，同系在火鸡式脖子上扭成绳子般的领带胡乱缠在一起。看到他这般模样，许多人都在想，这个皮影是不是属于在意大利的林阴道上游来荡去的雅菲后代的剽悍民族？什么工作使他萎缩成这个样子？什么情欲把他长满圆疙瘩的脸变得灰黢黢的？把它画成漫画可能无人相信是真的。他原先是干什么的呢？也许他曾是司法部的职员，在办公室里经手过刽子手送来的账单——对弑长辈者行刑用的黑面纱，囚车上铺的糠以及吊铡刀用的绳子等账目。也许他还当过屠宰场的收款员，

或卫生机关的副督察。总之，这家伙就像我们这个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被人使用却不知何人所为，仿佛一个公众的不幸和劣迹都围着它转的轴心。总之，他是人们见了要说“少不了的”那种人。景色秀丽的巴黎对这些心身遭受痛苦、面孔苍白的人一无所知。然而巴黎是一片真正的海洋，扔进水砣也探不出它的深浅。你游遍大海，描绘大海吗？无论你费多大心血去探寻去描绘，无论海洋的探险者如何众多如何兴趣盎然，总能在其中找到一块处女地，一个鲜为人知的洞穴，几朵鲜花，几粒珍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被文学家们遗忘的事情。沃凯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公寓里有两张面孔与寄宿房客和常客形成强烈对比。尽管维克托里娜·塔伊菲尔脸色苍白，微带病态，像患了萎黄病的姑娘，尽管她常常愁容满面，行为拘谨，外表寒酸纤弱，同这幅画的基本色调“痛苦”联系在一起，但她的脸毕竟不是老人的脸，她动作灵活声音悦耳动听。这不幸的姑娘犹如一株刚被移植不久的灌木，因不服水土树叶已枯黄了。橙红色的脸色，黄褐色的头发，纤细的身材，体现出近代诗人在中世纪的小雕像中发现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流露出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顺从。朴素廉价的衣着勾画出青年人的体型。她的美貌皆因五官端正身材协调所致。倘若心情愉快，她会十分迷人。有了幸福的女人才有诗意，正如注重打扮才显得漂亮。要是舞会中的欢乐将她苍白的脸染成玫瑰色，要是优雅生活的甜蜜能使她微微低陷的面颊丰满并泛起红晕，要是爱情能使她忧郁的双眼重放光彩，那么维克托里娜就完全可与最美丽动人的姑娘们一决高低。她缺乏的是恢复女人青春的东西：服饰和情书。她的故事足以写一本书。她父亲自以为有理由不认女儿，拒绝将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她六百法郎的生活费，并将其财产改变性质以便分文不少地全部转到儿子名下。维克托里娜的母亲在绝望中死于库蒂尔太太家中，于是作为远亲的库蒂尔太太便把孤女当做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不幸的是，这位共和国军队拨款审核委员的遗孀除了亡夫的遗产和抚恤金外一无所有，有朝一日她可能丢下这个既无生活经验又无经济来源的可怜女子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女人每周日都带维克托里娜去做弥撒，每半月去忏悔一次，或许有幸把她培养成一个

虔诚的姑娘。她的想法没错。宗教感情会给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妻子一条出路的。少女爱她父亲，她每年都要回家把母亲临终时的宽恕带给父亲，但每年总要吃父亲的闭门羹。她哥哥是惟一可充当调解者的人，而他四年来没看过她一次，也没帮过她。她乞求上帝教父亲开眼，教兄长心软，并为他们祈祷而不责怪他们。库蒂尔太太和沃凯太太在字典里找不到足够多的词来诅咒这种野蛮行径。当她们咒骂这卑鄙的百万富翁时却从维克托里娜嘴里听到的是温柔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声中仍吐露着爱。

欧仁·德·拉斯蒂涅有一张纯南方人的脸，白皙的皮肤，乌黑的头发，湛蓝的眼睛。他的风度、举止和习惯性的姿态都显出他出身名门望族，启蒙教育独具优雅传统。虽说着衣不奢，平时总穿头一年的旧衣服，但有外出时却打扮得像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平日，他穿一件旧外套，质地极差的背心，脖子上围着一分文不值、褪了色的黑领带，胡乱打了结，像个地道的大学生，裤子也同样寒酸，脚穿一双换过鞋底的皮靴。

在这两个年轻人和其他房客之间，年届不惑、染了鬓角的沃特兰却是个过渡人物。他这种人谁见了都会说：“好一条汉子。”此人肩膀宽大，胸肌发达，肌肉突显，一双四方厚实的大手，指节中露出一簇簇火红色的浓毛。他那过早爬满皱纹的脸给人以冷酷之感，但他随和温柔的举止却说明他并非如此。他那男低音的嗓门与粗犷快活的神情配合得恰到好处，一点也不令人反感。他乐于助人，笑容可掬。比方有把锁坏了，他马上拆下来，随便一修理，上油、锉磨，然后装好，再加上一句：“修这玩意儿，我是行家。”他什么都懂：航船、大海、法兰西、外国、生意、人物、事件、法律、旅馆和监狱。要是有人过于抱怨，他立刻伸出援助之手。他不止一次借钱给沃凯太太和几位房客。但受惠者情愿去死也不敢赖账，因为尽管他外表善良，可那深沉坚定的目光却令人毛骨悚然。从他吐口水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他的镇定自若，为摆脱逆境他会以身试法而不后退半步。他像严厉的法官，眼睛似乎能洞察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灵，所有的感情。他的生活习惯是午饭后出门，回来吃晚饭，整晚上在外游荡，然后半夜回家，用沃凯太太给他的万能钥匙开门。只有他

一个人享受这种优待。他与寡妇关系甚笃，叫她“妈妈”，搂着她的腰，只可惜这种奉承却没能被理解！老太太还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其实也只有沃特兰那长长的胳膊才能搂住她粗大的腰身。他还有个特点，就是每月出手大方地付 15 法郎以保证每顿饭后喝上一杯葛洛利亚^①。年轻人卷入巴黎生活的漩涡，老年人对与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即便如此，那些不如他们浅薄的人也不会注意沃特兰行迹可疑。对他周围的人的琐事，他都知道或猜得出，却没人能看透他的心思或营生。虽然他把善良、热情和快乐像屏障一般竖在他和别人之间，但他常常会把性格隐秘处可怕的东西流露出来。他经常开米韦纳尔式的风趣玩笑，热衷于嘲笑法律，鞭挞上流社会，使其承认自身的矛盾，感到他仇视社会，把一种秘密深埋在心里。

塔伊菲尔小姐无意中被沃特兰和欧仁所吸引，或许因为一个是精力旺盛的中年人，另一个是英俊潇洒的青年人，她那偷偷摸摸的目光和隐秘的目光围着他们打转。但这两位似乎谁也没留意她，尽管有朝一日机遇会改变她的处境使她成为被人追逐、有丰厚嫁妆的对象。况且，这些人中没一个愿意煞费苦心地去认证别人的苦难是假还是真。这些人之间漠不关心，还因各自境遇的不同而产生戒心。他们知道自己对减轻他人痛苦无能为力，而且相互苦水吐得太多，把该说的劝慰话都说尽了，就像多年的老夫妻相互间已无话可说，仅存于他们之间的只是机械的生活犹如机油已耗干的齿轮在转动。他们在路上碰到盲人会径直走过而不屑一顾，听人讲不幸的故事而无动于衷，把死亡看做贫穷的归宿，这一切使他们在最可怕的末日面前显得冷若冰霜。这些伤心的人中最幸福的要数沃凯太太了，她高高在上地盘踞着这所不受约束的济贫院。在沃凯太太眼里，这座花园就像一片充满喜庆的树林，事实上，寂静、寒冷、干燥、潮湿已使园子成了一个广阔无垠的牧场。惟有对她，这座发黄的、阴沉沉的、散发着柜台的铜绿味的屋子才充满着欢乐。这些又黑又暗的牢房属她所有。她养活着一群终身做苦役的囚犯，对他们行使着受人尊重的权威。在巴黎，以她定的价格，这些可怜的家伙到

① 掺有酒精的咖啡。